

毛澤東和詩

春秋出版社

毛泽东和诗

张贻玖

春秋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毛泽东和诗

张贻玖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4.375印张 62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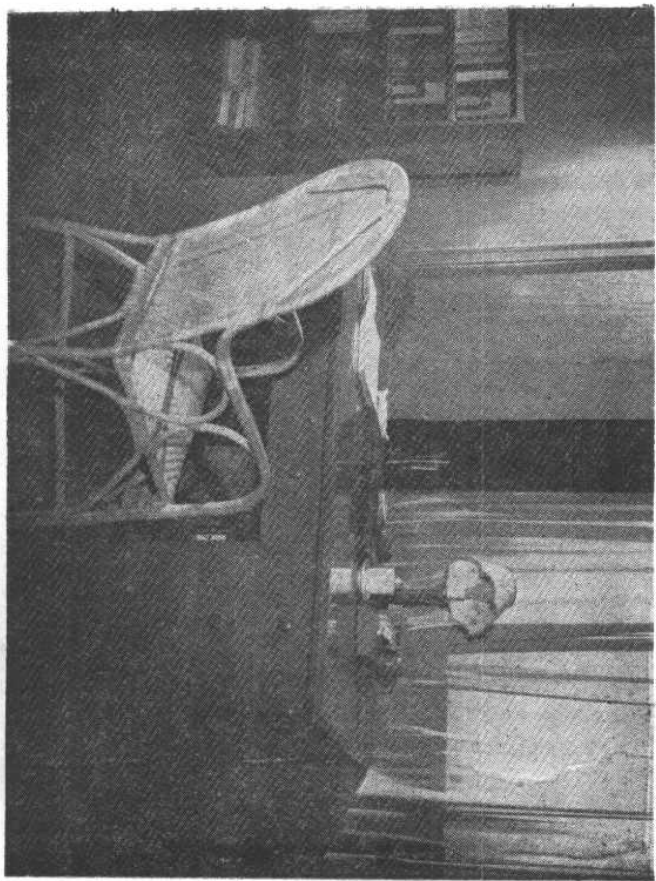
ISBN 7-5069-0018-1/I·1

书号：10492·24 定价：0.90元



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序 言

周 振 甫

张贻玖同志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她在整理毛泽东同志阅读圈点评论的书籍时，抱着崇敬的心情，和入山探宝的用心，从中探索毛泽东在阅读圈点评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体会和感情。贻玖同志研究毛泽东同志对几位诗人的评价；研究他爱读三李的哪些诗以及为什么爱读这些诗；谈到他喜爱从封建帝王到民间女子的诗；数说他对罗隐的诗和辛弃疾的词的阅读；叙述他对豪放派和婉约派词的看法；讲到 he 读诗话、音律、楹联的情况。贻玖同志经过这样多方面的研究探索，帮助我们理会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古代诗词的爱好和学习古代诗词的深厚功力以及对古代诗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深入体会，从而有助于完成他在诗词创作上的杰出成就。

接下来，贻玖同志谈到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创作，首先谈到《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毛泽东的

亲自批注，纠正了外间的误解。贻玖同志又结合毛泽东诗词对毛泽东同志的批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提供了有关的补充材料。如《沁园春·雪》，贻玖同志引了毛泽东的批注：“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等话。又引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在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讲到这首词时，说过同样内容的话。贻玖同志提出毛泽东在这首词里的批判，是运用形象思维，即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来刻划五个朝代的皇帝的表现手法。接着指出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于长征胜利后在陕北清涧袁家沟窑洞里深夜写成的，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和谈时写给柳亚子先生。这首词在《新民报》上首次公开发表时引起了巨大影响等都谈到了。对这首词的意义也作了阐发。贻玖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批注，就这样作了多方面的引述和发挥。但就《雪》这首词说，毛泽东要“反对封建主义”，却不同于五四运动的反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即批孔，而把矛头指向五个朝代的皇帝，这是为什么？这使人想到最激进的反封建专制者谭嗣同，在《仁学》里激烈地反对“君为臣纲”，反对君主专制，攻击秦始皇，又攻击秦始皇以后的历代专制政治

皆“秦政”，攻击秦始皇以下的历代君主皆“大盗”，跟这首词批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封建专制的代表人物相似。毛泽东批判他们来“反对封建主义”，是不是受了谭嗣同反对君主专制、攻击秦始皇以下历代君主为大盗的影响。对于这点，可惜没有人提出来讨论过。

此外贻玖同志又讲了毛泽东同志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修改，谈到《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一词的修改等，对这些修改，贻玖同志都结合原词作了阐发。归到“万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即把毛泽东同志诗词创作的杰出成就与他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学习和深刻体会联系起来探索，使这两部分紧密结合起来。

在“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诗，是革命的一种武器”中，讲到毛泽东在谈当代革命诗歌的创作问题时，指出“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也指出毛泽东对新诗的看法。按照贻玖同志的理解，毛泽东设想的“新体诗歌”是：“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汲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读到这里，使人想到鲁迅的话。鲁迅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

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书信·致窦隐夫》）。毛泽东主张新诗继承古典诗词和民歌，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大概和鲁迅讲的能唱有关。鲁迅又说：“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同上）鲁迅这些话，对我们体会毛泽东对新诗的意见是有帮助的。最后，贻玫同志对“诗，是革命的一种武器”，把诗和革命结合起来作了阐发，并举了实例，说明革命的诗歌对革命者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我和贻玫同志曾经一起在毛泽东同志故居的图书室里阅读过毛泽东同志圈点批注的中国古典诗词，她要我读过这本小册子后说几句话。只是我仅仅阅读过毛泽东圈点批注的古典诗词，缺乏贻玫同志入山探宝的精神，缺乏研究，只能就贻玫同志在小册子中所谈到的作点提要并提点粗浅而不成熟的想法罢了。

1986年9月

目 录

- 序 言.....周振甫 (1)
- 一份长长的诗词目录..... (1)
- 对几位诗人的评价..... (12)
- 喜爱三李的诗..... (24)
- 从封建帝王到民间女子的诗都爱读... (38)
- 对刘禹锡的诗“此种解释是错误的”... (45)
- 两本浓圈密点的罗隐诗集..... (50)
- 辛弃疾的词圈划得最多..... (55)
- 读婉约派柳永的词..... (60)
- 诗话中的关注..... (63)
- 研究音韵、词律..... (73)
- 读楹联，写楹联..... (78)
- 反复修改，精益求精..... (84)
- 为自己诗词写注释..... (92)
- “江海客”和“小儿女”..... (103)
- “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 (110)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118)

诗，是革命的一种武器…………… (124)

结束语…………… (131)

一份长长的诗词目录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有大量藏书，它给每个来瞻仰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故居原为菊香书屋，座落在碧波潋滟的南海北岸，是一所18世纪中国官庭建筑的四合院。菊香书屋的南房叫松寿斋，线装古籍大部分保存在这里。西厢房、北房的起居室、卧室里也散放着不少线装古书。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这些藏书，发现其中有不少中国古典诗词集本，特别是许多书中留有毛泽东生前阅读时所作的圈划和批注。由于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使我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极欲了解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举世闻名的诗人——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中国古典诗词？读过哪些？爱读哪些？怎样读？于是，我根据书中留有他读过印记的，剔除重复的，汇集成一份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啊，它竟是这么一份长长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

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诗人429位。至于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散失在各地的诗词究竟有多少，一时很难统计。

尽管这份诗词目录仅是毛泽东所读诗词的一部分，但是，通过这个窗口，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受到许多教益，得到精神的启迪。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涉猎是很广博的。他广泛阅读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以他为主的《楚辞》，汉魏乐府，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历朝各家的诗、词、曲、赋，直到鲁迅的诗作。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等等。有的读后还写下了批注。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爱读唐诗，唐诗中又最爱读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从目录中看，他圈划过的唐诗约600首，其中三李的诗约占三分之一。不仅如此，汉、魏、南北朝时期诗人的作品，他也圈划过不少，有150多首；明诗圈划过将近200首。他读著名诗人的作品，除三李外，圈划过10首以上的有陶潜、杜甫、辛弃疾等24位诗人。一

本 1959 年文物出版社刻印出版的《鲁迅诗选》共收进 54 首诗，他圈划过的就有 44 首。对一些鲜为人知的诗人的作品，他也善于发现其光彩，给予应有的评价。唐朝薛逢的《开元后乐》^①，他很欣赏，并把它作为自己练习书法的内容。明朝李攀龙的诗，一般人未必注意到，臧克家同志曾说：“关于李攀龙，我略知一点情况，但对他的作品没读过。”而毛泽东在两部《明诗别裁集》中，圈划过李攀龙的诗 22 首，称赞说：“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臧克家：《伟大的教导，深切的怀念》）从诗的内容看，叙事、记怀、抒情、写景、咏史、怀古的诗他都读。从诗体看，古乐府、律诗、绝句、词、曲、赋等都有。在毛泽东的卧室里有两本用大字排印的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封面上都有红铅笔划的大圈。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这是他老人家病重时经常读的书，有时还在背诵。毛泽东对某些诗人、某种诗体可能有自己的偏爱，但对诗这种文学艺术

① 这首诗为“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又芳。”

术的探索和钻研却是博览广收，兼采众家之长，无所偏废的。

毛泽东同志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学习非常勤奋。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老人家为说明自己的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在著述中常常旁征博引古诗词，在日常谈话中更会触景生情，脱口而出，琅琅背诵出许多古诗词。直至他 80 多岁高龄时，仍能整段地背诵《西厢记》中的某些曲词。据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1975 年，面对着“四人帮”篡党夺权、党和国家濒临危机，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的多事之秋，年老、多病、体衰的毛泽东常常用慷慨悲歌古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他有时用手击节，高声背诵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对！”这是一首主张统一，反对分裂，表明要收复失地的词，它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有时他还高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

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些每首都在百字以上的词，他老人家字字都能清晰地记忆。

对毛泽东同志熟练地背诵诗词，人们往往赞叹它具有惊人的记忆天赋，我在汇集这份目录时，却深深为他刻苦和勤奋地学习所感动。毛泽东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他读书不仅常写批注，还有各种圈、点、勾、划等标记。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他每读过一本书、一首诗，常在书的封面、诗的标题前划上一个大圈，几个大圈就表示读过几遍。诗的标题前连划几个小圈，是表示对这首诗的重视或欣赏。对诗中好的句子和值得注意的地方，则划着直线、曲线，或加以密圈。有时一页书里，红、蓝、黑三种颜色的笔迹纷呈，大圈套着小圈，直线加着曲线，密密麻麻，形象地显现了毛泽东读诗时反复吟诵，深入其境，与作者思想感情的交融。毛泽东读书主张“三复四温”，读诗也不是一遍、两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读《离骚》。屈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离骚》是中国诗歌史上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恭正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的全文。1957年，他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

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了50余种给他读。195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及至1959年、1961年，他又两次读过《楚辞》。一部《屈宋古音义》（明，陈第撰）中，他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作了不少圈划。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读《离骚》已远远超过“三复四温”，而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毛泽东常读的诗集一般都有不同版本的好几部。仅他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就有6部，《唐诗三百首》5部，《古诗源》5部，《词综》4部。这些书的封面或函套上，有的划着一个大圈，有的划着两个大圈。翻开书，同一位诗人的作品，有的在几部书中都被圈划着，有的在同一本书中多次圈划。除三李的诗外，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从军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杜甫的《阁夜》等都各有5处圈划。陈陶的《陇西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等各有6处圈划。多种版本中留下的圈划批注，同一首诗中不同颜色笔迹作出的标记，说明毛泽东是在不同时期内，多次阅读过这些诗词的。中国古典